

今天7月7日,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的日子。我把与《七七报》的缘分回顾如下。

我是湖北省京山市下洋镇人,已86岁了,是高级记者。1943年春节时,我只有6岁,随父亲到姑婆家拜年。出下洋镇西北行,约七八公里,到牛娃山南边的邓家院子,我和父亲住在姑婆家。

姑婆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,长得清瘦,戴一顶黑花布帽御寒。她在我父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话,我未听到。当我们进堂屋时,里面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。姑婆介绍说,这是刘同志。刘同志也笑着同我父亲打招呼。这位刘同志白面书生,个不高,清瘦,讲话慢条斯理。在姑婆家两天,刘同志同父亲谈得很多。我只是同比我小一岁的三元弟,在屋里屋外玩耍。

第二天,我和父亲要离开姑婆家时,刘同志把一张印有字的大纸(当时不认识报纸)叠好后送给我。我把它装进长衫的大口袋里。当我们离开姑婆家,走到一条水沟边时,突然想到刘同志给我的大纸,便从口袋里掏出给父亲。父亲打开纸看了上面油印的字以后,问我:“这是从哪里拿的?”我说:“是刘同志给我的。”父亲说:“这叫报纸。这张报纸不能带回下洋港。”

父亲当时没有说不能把报纸带进下洋港的原因。抗日胜利后,父亲才对我说,住在姑婆家的刘同志,叫刘生,是新四军的工作同志。那张报纸,是新四军办的《七七报》,是宣传抗日的。如果把报纸带回下洋港,被日伪军发现了,要惹麻烦的。这时我才明白,在日伪军占领的下洋港北面几十里的山区,就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。

后来,我看了京山县一些文史资料,才知道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,就在大洪山、大别山、豫鄂边区一带打游击战。李先念是第五师的司令员兼政委,陈少敏(我们当时叫她陈大脚)是副政委。这支游击队,在抗日的五年中,由一万五千多人,发展到五万多人。党中央称赞他们是“发展工作第一,独立作战第一”。这支队伍成为华中根据地“抗日的中坚,民族的脊梁”。

《七七报》是1939年7月7日在京山县养马畈创刊的。是陈少敏起的报名,陶铸题写的报头。开始是四开二版,油印,每期印几百份。住姑婆家的刘生是新四军五师搞宣传工作的。他1943年春节给我的那张《七七报》,就是油印的报纸,内容是抗日的。李先念说,《七七报》,是边区的“政治大炮”。说起这张《七七报》,我还与办《七七报》

我与《七七报》的缘分

阮观荣

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,我太幸运了!1943年我6岁时,我在姑婆家遇到刘生同志,他给了我一张《七七报》;1985年,即42年后,在中宣部新闻局,我同办《七七报》的李野同志成为了同事;1987年,我在盐城看到了《七七报》的原件,还看到44年前办报人李野同志年轻时的照片。我真是与《七七报》有缘分!

我们怀念、崇敬为抗日宣传工作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。是他们为抗日的“政治大炮”装填,射出了一发发“炮弹”,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,激励了中国人民瓦解日伪军的斗志。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、顽强斗志、艰苦作风,为中国的复兴大业,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

武康大楼 (钢笔淡彩) 夏培德

秋千 几位老同学约好公园里茶叙的。明人早到了,他散了一会步,见一湾池塘边,有一个白色的秋千,空寂地在暖阳中,像在等待谁。

明人走过去,想到秋千上坐坐。他扶住把手,小心地坐了上去,用脚尖点了一下地面,秋千前后晃动起来。他觉得心神有些荡漾,有一种恍如幼时的感觉随着耳畔的微风,轻轻浮起。几十年忙忙碌碌,还是难得一回这么休闲地坐秋千。

冥想之中,张明等几位老同学恰巧也到了。张明嗓子还是这么响亮:“你可以呀,自己先消闲起来了。”

明人止住摇晃的秋千,依然小心翼翼地落地站直了:“不瞒老同学,我脑子里刚闪过几句诗呢!”

“哟,诗兴大发了,念来听听。”另一位傅小斌打趣道。明人清了清嗓子,随口将刚才脑海里即兴想到的几句话,当作诗,用不高不低的声音朗诵了出来:“我在花园的一个/孤悬着的秋千上/缓缓地摇荡了一会/还没晃到童年少年/鬓发斑白的老友们到了/他们的目光/一把将我拽了回来。”

“挺好呀。可惜我老公头发都没了,谈不上鬓发斑白了!”张明的妻子、也是老同学的赵开着玩笑。

张明也毫不介意:“人家用这词称我们都老了罢了!”

“哎,我倒要考考你,秋千的起源,知道吗?”傅小斌直接向明人发问。

明人说:“这当然知道,古代就有了,据说是一个叫山戎族发起的。当年是齐桓公将这个戏带回中原的,后来成了女子喜爱的游戏。从唐代到元朝,一直盛行不衰。”

“你讲得对,不过,这里有两点得强调,一是这是妇人的高光时刻,你想穿着衣裙的妇人们在秋千上一坐,摇荡起来,衣裙飘飘,宛若仙女,所以又被称为:半仙之戏。还有民间艺人在此基础上,又加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,故又被誉为杂技表演。我没说错吧?”傅小斌有点小得意。一得意,傅小斌还背诵起了李清照的词,“蹴罢秋千,起来慵整纤纤手,露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。”

“这么说,我应该坐上秋千,显显美呀。”赵说着便走了过去。她正穿着花衬衣加花长裙,那晃起来的姿态一定很美。但她颤颤地坐上秋千,还没晃动几下,就连忙让张明帮忙将秋千扶住了。她捧着脑袋说:“头晕。”

傅小斌说:“你不会是有眩晕症吧,还是让我试试。”说着,他快步走向秋千,扶稳秋千后,一屁股就坐了下去。张明帮他摇晃了起来。愈摇,幅度愈大。他就紧急呼叫道:“停停停,我想吐了。”

秋千被张明和明人稳住了。傅小斌竟然窝在秋千上,紧闭着双眼,过了一会,手脚并用,才爬了起来。看来,诗词很美,秋千也诱人,可毕竟不属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。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,说的就是这个呀……

大家你一句,我一句,互相嘲讽着。脚步倒是踏实多了,向着茶室走去。

看。这里,有无数的水,千里奔涌,化为万千道白练,只像是从天上而下,轰然而下。

游船,在旋转,山河,在旋转,天与你有关。与你无关。

唯有海鸥。几百,几千,成千上万。这里巨大的瀑布,将自己竖立为直立的大海。一代又一代,它们将永远为这一片天地,而舞,而飞,而食。它们在盘旋,在翱翔,呱呱地鸣叫,犹如千军万架袖珍型小飞机,应和这一片如雷的水声。

往上,再往上,一只只顶起了一道道水幕,冲出了一层层水帘。往下,往下,一只只静泊在水面,一朵朵化为波浪之上的鲜花。

尼亚加拉,一曲交响了生命和天地的乐章。

尼亚加拉

魏鸣放

夏日菜场摊位上,常见各种形状、颜色的茄子,沪上人家通常叫落苏。有细长淡紫色的杭茄,有粗壮青绿色的南通茄子,还有圆球形深紫色的北方茄子等。人们常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,做成一道道独具风味的夏日开胃菜。

我对茄子的认知,是早年在老房子和老邻居相处后开始。隔壁刘家外婆是烧菜好手,也是买菜行家。她每天起早排队买来的各种菜就是新鲜。我印象中她买来的深紫色略粗的本地茄子,每一根长短粗细都一样,个个油光透亮。她炒的茄子油光光、香喷喷,我不吃看看也眼馋。她还喜欢蒸茄子,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记载的一般,洗净的茄子“划开蒸烂,用麻油、米醋拌,则夏间亦颇可食”。当然在麻油、米醋之上再放盐、糖、味精

一拌,就是风味独特的夏日凉拌菜。夏日在天井吃饭的户人家小餐桌上,轮番端出拌茄子和炒茄子,可见夏日茄子蛮撑门面咯。南宋郑清之有两句形象的茄子诗:青紫皮肤肤宰官,光圆头脑作僧看。有一年回乡过暑假时,和祖母到菜园里摘茄子。菜园里,一棵棵一米多高的藤蔓上,悬挂着一个个紫色和青绿色的茄子,长得饱满透亮,像一个个灯泡,煞是可爱,我急不可耐地上前采摘,不当心被茄子顶端的刺扎了一下手,我哇地叫出声,祖母立即抓起我的手看看说:“你不要用手摸,用剪刀就不会刺了。”随着祖母喋喋几下,一会就收获一大篮青绿茄子。刚摘下的茄子新鲜欲滴,故乡人有时掰成两半当水果吃。棉白的瓤里散着芝麻般细籽透出清香。我尝过多次,水

夏日的茄子

程志忠

分虽少,味道却有点甜。故乡的茄子自有烧法。祖母把劈好的半碗文蛤肉洗净备用,把剥好新鲜的小半碗白扁豆焯水后备用,接着把洗净的数根茄子用刀削成三角块。油锅一热,把文蛤肉煸炒喷香后盛起。又放较多油热后,放茄子、白扁豆炒至茄子萎瘪状,倒入文蛤肉,放适量盐,少许酱油和水,捂盖烧七八分钟即成。有了文蛤肉和白扁豆的加盟,这茄子菜更是青白相间、鲜香可口。乡下那时大米稀少,吃的大多是麦粞饭,可桌上同时盛上三大碗这鲜香的茄子菜,也让我胃口大开,麦粞饭也多吃了一碗。美食家古清生曾说:判断一个人是否货真价实的美食家,只要问他,喜不喜欢吃茄子就够了。此话虽说过了一点,至少也说明了茄子在菜品中的分量。

新房子最大的亮点,是有一个百余平方米的大院子。院子本是一个斜坡,我们在装修房子的同时,顺势将院子整平了。整平后的院子,黄澄澄的。我们盘算着,哪里种菜,哪里栽花,哪里摆个户外摇椅……

忘了说,房子在黄山,我们现在生活在杭州。房子是预备退休后养老的。端午放假,我和妻子决定去小住几天。

家里的油漆味基本散尽了。妻子打开后门,走进院子。“天哪!”妻子一声惊叫。我赶紧跟过去看。我也惊呆了!

我们上一次离开时,院子还是光秃秃的,像一个光膀子的壮汉,裸露着黄黄的、微黑的皮肤。几个月没来,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,生机勃勃。我们运来的土,都是山坡中间的土,纯纯的土,没有草根,没有草籽,连片草叶也没有。怎么才几个月,院子里忽然长出这么多草?它们是怎么来的?也没有人给它们浇水施肥啊,它们怎么就如此生机盎然,成了这里的主人?妻子说,认它们。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,认识不少草。最多的,是车前草,这里一丛,那里一簇,窈窕,瘦削,微风拂过,它们就东摇西晃,像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孩子;最嫩绿的,是荆芥草,它们喜欢抱团生长,一团团,一窝窝,这种草,我们小时候都是割了回家喂猪的,只掐它的嫩头;最好看的是紫苏,宽大的叶子,泛着暗红色,像晒了太多紫外线的姑娘的脸,它是可以做菜的,烧出来的菜汁,像苋菜一样红,吃了,嘴唇也是暗红的,仿佛涂了太多的口红;个头最高的草,我看着有点像蒿草,但我记忆中的蒿草,没有长这么高的,枝干也没有这么壮实。拿不准。妻子拿出手机,打开“识图万物”小程序,一查,不是什么蒿草,而是加拿大一枝黄花。这是个外来入侵物种啊,它是怎么侵入到我们这个小院的?而且,长得如此茂盛?

很多草是我也不认识的,“识图万物”帮了我们的忙,它都认识。有一种结了很多小红果子的,叫蛇莓,据说是蛇喜欢吃的果子,网上还有一种说法,说是有蛇的地方,往往有蛇的踪迹。忽然有点担心,这些茂盛的野草之下,会不会真藏着一条蛇呢?我们找来一根竹竿,往草丛里拍打,以草草惊蛇。没有见到蛇影,倒是又看到了一种藤蔓植物菹草,在草丛中游击,我们找不到它的根,只看到了它的藤蔓,在草叶间穿梭,遇到谁,就热情地一把拉住,藤呢,则将你牢牢地缠住,然后继续爬高,或者前行。妻子试图扯起它,没想到它的枝叶间藏着小刺,戳得我一声尖叫。

我思忖着,要不要向邻居借一把镰刀或者锄头,将这些杂草都根除掉。刚刚还被菹草割伤的妻子,却直摇头,她说,这些野草,在不请自来之前,我不认识它们,也不会注意它们,但现在它们来到了我们的院子,就是这院子的主人,也是我们的客人,它们将我们本来光秃秃的院子,装点得生机勃勃,郁郁葱葱,有什么不好呢?

可是,这院子杂草丛生,让人看了,会不会显得荒芜而破败?

明明是生机盎然,怎么是荒芜破败呢?妻子摇头,说,野草也是生命,它们也有勃勃生机。所不同的是,在有的人眼里,它是荒芜,是杂乱,是败相,但在另一些人眼里,它也是生机,也是绿意,也是活力。只是原来我们打算将院子打造成“百花园”或者“百菜园”,而现在,它不用我们打理,无须我们费心,自己先成了“百草原”。

我思忖着,要不要向邻居借一把镰刀或者锄头,将这些杂草都根除掉。刚刚还被菹草割伤的妻子,却直摇头,她说,这些野草,在不请自来之前,我不认识它们,也不会注意它们,但现在它们来到了我们的院子,就是这院子的主人,也是我们的客人,它们将我们本来光秃秃的院子,装点得生机勃勃,郁郁葱葱,有什么不好呢?

可是,这院子杂草丛生,让人看了,会不会显得荒芜而破败?

明明是生机盎然,怎么是荒芜破败呢?妻子摇头,说,野草也是生命,它们也有勃勃生机。所不同的是,在有的人眼里,它是荒芜,是杂乱,是败相,但在另一些人眼里,它也是生机,也是绿意,也是活力。只是原来我们打算将院子打造成“百花园”或者“百菜园”,而现在,它不用我们打理,无须我们费心,自己先成了“百草原”。



茄子烧菜以外,故乡也时兴包茄子馅饺子。用紫茄或青茄切丝焯水后挤掉水分,放油锅和刺碎的虾米、盐、味精拌一下。用自家手工擀成碗口大的饺子皮,包成一个个硕大的茄子饺子。乡下人家茄子吃剩有余,家家都有一口酱缸,里面时不时扔进茄子和黄瓜,到时就是爽口的过粥菜。

现代医学研究表明:茄子有活血化痰、疏通血管、降脂降脂、润肠通便等功效。茄子不仅拥有特有的鲜香美味,还有诸多养生利好,难怪菜场购茄子者踊跃,饭店茄子煲的生意也好。我也时常买些紫茄和青茄烧烧,既调口味也是养生需要。紫茄子做凉拌菜,青茄子放点白扁豆烧烧,白扁豆买到不新鲜的,就买干货。浸泡后烧酥才与青茄子炒和,感觉也蛮灵,让我寻到了一些当年绵绵鲜香和温情!

我家的「百草原」 孙道荣

美食